



“八六”海战胜利和钢铁战士麦贤得演唱作品

钢铁战士麦贤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有三个小故事：《先鋒精神》通过海上先鋒艇的英雄事迹，生动地反映了著名的“八六”海战；《鋼鐵战士麦賢得》叙述了麦賢得在“八六”海战中，重伤不下火綫，坚持战斗到底的英勇业迹，歌頌了他的硬骨头革命精神；《麦賢得心中的紅太阳》記述了麦賢得在医院中得到毛主席的关怀和中央首长慰問的感人情景。这三篇故事都充滿革命激情，短小精悍，可讀可誦。

目 录

先鋒精神………… 衣服邦 郑宝伦 敖德煥(2)

鋼鉄战士麦賢得

………… 錢宏业 徐繼新 姚連兴(19)

麦賢得心中的紅太阳 …… 郑宝伦(31)

先鋒精神

衣服邦 邦宝伦 敖德煥

今天讲这个故事，名叫“先鋒精神”。
什么叫“先鋒精神”呢？这得从“海上先鋒艇”說起。

先鋒艇原来是一艘长不过25米，寬只有4米的木壳小炮艇。哎！你別看它这么小，可早在十五年前万山海战中就杀出了威风。那一仗，才一百吨的木壳小艇，遇到了三百多吨的国民党鉄壳炮舰25号。先鋒艇猛打猛冲，打着打着硬靠了上去。艇长率領战士們高喊：“杀！”嗖！跳上敌舰，

一頓刺刀手榴彈，把敵人打的是屁滾尿流，哭爹叫娘，全部舉手投降。先鋒艇戰士們發揮了人的因素，凭勇敢不怕死，打了一場勝仗！打那以後，我海軍部隊里添了一句新詞，叫先鋒精神。嘿！就是靠這種精神，當美國驅逐艦侵犯我領海時，先鋒艇頂了上去，針鋒相對，把幾千噸的強盜軍艦吓跑了；當遇到十二級強台風，先鋒艇也是頂了上去，在狂風惡浪中搶救漁民。十幾年來，艇上出了一批一批的人才去擴大我海軍部隊，出現了一批批的新人，舊艇也換了新艇。先鋒精神也就不斷發揚光大，先鋒艇年年被評為四好單位。在一九六五年“八六”海戰中，先鋒艇又立下了新的戰功。這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

那是在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凌晨，南

海海面上下着大雾，天是特別的黑，那真是伸手不見五指，张口不見牙齒。就在这夜深人靜的时候，我人民解放軍海軍的一支护漁艇队正乘风破浪，巡邏在南澳島以东海面。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海上先鋒艇。海浪扑打船舷，扑——叭，扑——叭，一会儿盖过船头，冲上炮位，有时还窜到指揮台上，直把战士們浇得是渾身湿透。这时，在先鋒艇的指揮台上有两个人，一个是艇长石天定，一个是指导員徐寿祺。他俩正在交談什么。突然，信号兵报告前方发现火光。紧接着，听到啞——咣，啞——咣的炮声。石艇长一按电鈕，嗒……战斗警报！哒哒哒哒（人跑），鳴鳴鳴鳴（炮轉动），“一名好”，“二名好”，“三名好”；“一部門备便”，“二部門备便”，“备便”，“备便”，就在这时候，报話机里响

起編队指揮員的声音：“各艇注意！各艇注意！上級通报，有两艘国民党軍舰窜入南澳漁场，命令我艇队坚决迎击，各艇齐轉，左25度，出击！”石艇长一拉俚（音壮）钟，当……当，“四俚进三！”呼隆一声，机器发动，战艇象野馬脫了缰，猛虎下了山崗，啾……飞快的向东南方向冲了过去。指导員徐寿祺看时机已到，拿起話筒，做簡短的战斗动員：“同志們！美制蒋舰送上门来了，我們怎么办？”“冲上去，吃掉它！”“对！今晚天黑雾大，我們一定要发扬万山海战精神，敢于刺刀見紅。为漁民兄弟报仇，为祖国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刹時間，全艇一片高呼：“为漁民兄弟报仇，为祖国人民立功！”指导員做完动員，从指揮台下来，跔……跑到前炮位，战士們把一份份請战书，一张张鼓动条递

了过来。指导员很激动，心中暗暗叫好，“同志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多一分准备多一分胜利保证呀！你们把准备工作再仔细检查一遍。”说完，跐……又跑到后炮位，战士们也一个劲地递纸条，指导员抽出一张，拿在防空灯罩下定睛一看，上面写着：“只要艇能靠上去，我保证打它个稀巴烂！”这是谁写的呢？这是上艇还不到三个月的新战士酆孔华写的，“好，写得好！小酆，你第一次参战，要沉着，今晚天黑，一定要看清目标打，瞄准目标再打，打就打个狠的！”“是！”指导员又来到机舱，迎面看见仪表盘旁挂着一块毛主席语录板，上面写着闪闪发光的十七个大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指导员满面笑容回到驾驶台，冲着艇长就说：“老石，战士们求战情绪

很高啊，一个个嗷嗷叫，看同志们这股劲儿，我看这一仗是万事俱备，就看咱指挥员的了。”一句话说到艇长心坎里，艇长就更仔细地思考作战方案。

話分两头，按下我艇队出击暂且不表，話說炮声方向正是两艘蒋匪军舰。一艘叫“章江号”，450吨，一艘叫“剑門号”，1250吨，都是美国货。敌人这次来头不小，由国民党第二舰队少将司令胡嘉恒亲自指挥，企图搶我漁船，抓我漁民，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南越战争计划”。一靠近漁场，敌“剑門号”舰长王蕴山就去向敌司令报告：“报告司令，发现漁船船队！”“噢！”司令一听很高兴，心想：这次台湾交下的差事就是搶漁船、抓几个漁花子，沒想到一来就碰上了，真是老天有眼，良机莫失，我何不轰它几炮，也好早点回去

交差。主意一定，他就下令：“王舰长！”
“有！”“命令两舰开炮，目标渔船，给我轰！”
“咣——咣！咣——咣！”匪徒们正在为非作歹的时候，“章江号”突然呼叫：“报告司令，我左前方发现共军炮艇，距离九湮，距离九湮。”敌司令一听吓了一跳，“啊！这共军小艇来得好快！”敌舰长可是不急，在一旁开了腔：“司令，我们这是美国钢壳大舰，装备都是大口径炮，这九湮正是咱们的火炮射程！”一句话提醒了敌司令。那司令说：“说得对！距离还远着，今晚我要给共军来个先下手为强，让共军尝尝美国大炮的滋味。”说了就下命令：“两舰排炮，三层火网，拦截共军艇队，快！”敌舰上大小火炮一齐开火，咣——咣！嗒嗒嗒。炮弹在我先锋艇四周炸起，海面上突突突冒起一根根丈把高的水柱。石艇

长一看，“唔！这纸老虎还真有个张牙舞爪的味道。我们的战士刀山火海都敢闯，难道还怕你这儿几发炮弹不成。”可是又一想，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想到了这里，顿时信心百倍。“想不让我们前进，妄想！今天我给你带来个灵活机动！来个曲折航行，往里插！”哎！什么叫曲折航行呢？这就是，我艇的航迹走的是“之”字形，一会左，一会右，一会快，一会慢。这一走曲折航行不要紧，敌人的大炮失去了威力。你想，这大黑天敌人是看不清目标的，完全靠雷达指挥炮火射击。那雷达官看见萤光屏上很多亮点向他扑来，当时就吓慌了手脚，计算也不灵了，方位距离报得又慢又不准。我艇队这一手真把敌人搞得是懵头转向，没法发挥大口径炮的威力。敌舰

东一炮，西一炮乱打。我艇趁敌人慌乱打炮的时候，勇敢地在敌火网中穿插，指导员大声鼓动：“同志们！冲上去！靠近就是胜利！”说着说着，距离越来越近，一千米，五百米，三百米，我们的火炮还是一炮不发！

别看这一炮不发，对敌人来讲，可抵得上万发炮弹的威力。敌司令在驾驶台上只听见机器马达声越来越近，就是未见我艇队开炮。“共军用的是什么战术？”心里越想越没底。想着，想着，猛然间想起一件事。这下子可非同小可，只见他眼珠发直，脑袋发转，鼻子不透气，浑身打战。原来他想起了十五年前的万山海战。说也巧，那一仗国民党也是送来了一个第二舰队少将司令，名叫齐志鸿，在夜战中当场给咱们打死了。想到这情形，敌司令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想当年，万山海上一战，志鴻兄率領第二舰队全軍失利，当时也是这个征候啊！不好，不好！命令‘章江’快打照明弹！”唢！唢！唢！三发照明弹上空，把整个海面照个淨亮，如同白昼一般，敌舰我艇分得一清二楚。敌司令一看我艇队已經插入两舰之間，距离只有三百米，“不好！”他馬上大叫一声：“右滿舵！全速前进！”“剑門号”烟囱冒出一股浓烟，啾啾啾啾，夹着尾巴，甩下“章江”向外海逃去。

敌司令这一手也算“高明”。他是想拉开距离，在远处吊炮，照样可以發揮大口徑炮的威力。这家伙真是老奸巨猾。但是他万万沒料到，我艇队根本就沒准备先打它，而是另有打算。当时石艇长借照明弹上天的一瞬間，看清了敌我位置，心想：

“按現有位置，如果直綫追上去，很快能咬住‘劍門’，但是這樣一打，‘章江號’可能會仗着它個小，機動性強的特點，在我艇隊中來回穿插，分散我火力。根據毛主席軍事思想，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應該各個殲滅，先集中火力打沉‘章江’。”就在這時，報話機里傳來編隊指揮員命令。“各艇注意！過右十五度，加速！包圍‘章江’，打沉‘章江’！”石艇長一拍海圖桌：“好啊！上級指揮真是英明。”先鋒艇一個轉向，象一把鋒利的鋼刀，把敵艦編隊攔腰斬斷。轉眼間，“章江號”被咱們艇隊包圍的嚴严实實，漁場上展開了一場小艇吃大艦的海上殲滅戰。

“章江號”一叫咱們包圍就慌了，豁出老命猛打炮。石艇長仔細看去，敵艦雖然打得猛，但是打出的炮彈是東一發，西一

发，远一发，近一发，又偏又高，心中暗暗好笑：“唔！紙老虎現原形了。”不过炮弹确实打得又密又猛。突然，轰的一声，一顆流弹在我后甲板爆炸，弹片直打得护炮板嗤——嗤作响。新兵鄺孔华看到敌人这疯狂劲，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嘣嘣的响，对着正在搬炮弹的指導員就喊开了：“指導員！怎么还不开炮？怎么还不开炮？”沒等指導員开口，党小組长、炮长洪板波把胸脯一挺，胳膊一揮，鼓动起来了：“同志們！敌人是紙老虎，它打的是壮胆炮，咱們要沉着，靠近再打！打它个狠的！”我們的炮长，政治工作可及时啦。好家伙！說話間艇队已經冲到敌舰跟前，連敌舰指揮台也看得一清二楚。这是海上拼刺刀的最好的距离，石艇长看时机已到，一声高喊：“左舵”“舵左”，“回舵”“舵正！”“目

标，敌舰指挥台，打！”打字一出口，各炮位一齐开火。这时，各兄弟艇也开了火，顿时海面上劈雷滚滚，火光闪闪，犹如排山倒海，火山爆发，条条火龙紧紧套住“章江”。新兵小鄺一听打字，猛踩击发板！噏！噏！噏！一排炮弹全打光。洪炮长急忙喊道：“小鄺！沉着，打点射！打点射！”压弹手嗒——又压上一夹炮弹，只见小鄺随着波浪起伏，转动炮身，瞄准了敌舰，一个个点射就象是长了眼睛，说打哪就打哪，越打越准，越打越狠。我艇队围着“章江”猛打猛冲，一个回合，两个回合，三个回合，敌舰上的胡子兵被打的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躲的躲，到第四个回合，敌甲板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石艇长看见敌舰舱面上火力已完全被我压制，跳邦的时机已到，他刚要下令，哪

知道，徐指導員大喊一聲：“跳邦組集合！”
嗖的拔出手槍，啪！頂上子彈，噲噲噲，
幾個箭步跑到前甲板。“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好，準備跳邦！”這小艇正
要靠上去抓俘虜，說時遲那時快，轰的一
聲沖天巨響，怎麼啦？原來兄弟艇的炮火
打中了“章江號”的油艙，敵艦挨了這一
下，甲板上冒起熊熊大火。真是狗急跳
牆，敵艦一個轉向，拖着滾滾濃煙，直朝
我編隊尾部沖來，企圖奪路逃跑。我艇隊
哪里肯放，迎頭堵着它猛打，又一陣炮
火，只听天崩地裂一聲巨響，敵艦彈藥艙
爆炸，還未等我們跳上船去抓俘虜，“章
江”就呼地一聲沉入海底。這時，上級來電
指示：“乘勝追擊，打沉‘劍門’！”艇長剛下
達追擊令，話筒里又響起指導員的聲音：
“同志們！發揚連續作戰作風，吃大苦，